

品花宝鉴

[清]陈 森 著

第十五回 老学士奉命出差 佳公子闲情访素

话说史南湘进内，与仲清、王恂见了，喝了几杯茶，王恂问其所从来，南湘将日间的事一一说了，又将春航、蕙芳的光景说了一会，王恂、仲清羡慕不已。仲清道：“不料苏媚香竟能这样，从此田湘帆倒可以收心改过了。”他将前日题画规劝之事说了，又说：“春航且有微愠。”南湘道：“改日我与你们和事如何？”又问起子玉来，仲清道：“庾香日间在此，他的李先生于月初选了安徽知县，就要动身了。”南湘说了几句，也就回去不题。

却说子玉在王恂处谈了半天回家，李先生已经解馆，要张罗盘缠。魏聘才替他拉了一纤，托张仲雨问西客借了一票银子，占了些空头。有二百余金，添置些衣服，又叫了几天相公。李元茂要在京寄籍，性全也只得由他。

当晚子玉与聘才在书房闲话。那日是忌辰，日间聘才独自一人到杨柳巷去找着了叶茂林，两人谈了半天。聘才拉他在扁食楼上吃了饭，即同到那些小旦寓处，打了几家茶围。未了到琴言处，琴言倒出来与聘才谈了几句，即问起子玉来。聘才就将子玉的心事，再装点了些，说得琴言着实感激。并与琴言约定了，明日同子玉前来相会。回来与子玉说知，子玉便添了一件心事，一夜未曾睡着。是夕，士燮在尚书房值宿未回。

到了次日，子玉正要打算和聘才去看琴言，忽见门上梅进满面笑容的进来说道：“恭喜少爷！老爷放了江西学差，

报喜的现在门口。”子玉听了，也觉喜欢，便同着梅进到里头，报与颜夫人知道，颜夫人欣喜更不必说。李性全就同元茂、聘才，到上头去道了喜。少顷，士燮回家，有些同僚亲友陆续而来。一连忙了几日，便接着李先生赴任日期，士燮又与先生饯行。到动身那一日，子玉同了元茂、聘才直送出城外三十五里，到宿店住下，性全嘱咐一番，又教训了元茂几句道：“庾香年纪虽小于你，学问却做得你的先生，你以后须虚心问他。”元茂连声答应。性全又对聘才道：“小儿本同吾兄出来，我看他将来是一事无成的，一切全仗照应。”聘才亦诺诺连声。子玉是孝友性成，临别依依，不忍分手，只得与元茂送了先生，同了聘才，洒泪而别。

士燮也择于三月初十日动身，今日已是初五了。颜夫人与士燮说道：“新年上孙家太太为媒，与王表嫂面订了二姑娘，将玉簪子为定。你如今又远行了，也须过个礼。不是这样就算的，别要教人怪起来。”士燮笑道：“你不说我竟想不起。这个是必要的，明日就请孙伯敬为媒就是了。”正说话间，孙亮功来拜，士燮出见。问了起身日子，便说起他的夫人的意思来，说：“新年与王家订亲，彼此是娘儿们行事，究竟也须行过礼，方才成个局面。况你此去也须三年才回，不应似这样草草。”士燮道：“我们正商量到此，原打算来请吾兄，明日先过个帖，大礼俟将来再行罢。”亮功答应了。

次日，颜夫人备了彩盒礼帖，请亮功来，送了过去。文辉处回礼丰盛，有颜仲清帮同亮功押了回来，士燮备酒相待。是日不请外客，就请聘才、元茂相陪。这李元茂今日福至心灵，说话竟清楚起来。性全出京时，留下二百两银子与他，元茂买了几件衣裳，混身光亮。亮功眼力本是平常，今

见了元茂团头大脸，书气满容，便许为佳士，大有余润之意，便问起他的姻事来。仲清早已看明，便竭力赞扬。李元茂不知就里，乐得了不得，心里着实感激仲清。且按下这边。

再说子玉在家无趣，趁他们吃酒时，便带了云儿，去找刘文泽、史南湘。先到了文泽处，不在家，去找南湘，恰好文泽的车也到南湘门口。子玉道：“我方才找你。”文泽道：“失候！我去找冯子佩，适值他进城去了。”说着遂一同进去，到南湘书房坐了。伺候南湘的龙儿送了茶道：“我们少爷这时候还没有起身呢。”说罢进去了。一盏茶时候，见南湘科头赤脚，披着件女棉袄出来道：“你们来的好早。”子玉见了便笑道：“我吃过了早饭才来的。”文泽道：“好模样，拿你们夫人的衣裳都穿出来，难道你们夫人也没有起身么？”南湘道：“他起身多时了。我方才睡醒，听见你们二人来，我不及穿衣，随手拉着一件就出来的。”就有龙儿拿上脸水，还有个虎儿送出衣裳靴帽。

南湘洗了脸，慢慢的穿戴起来，便笑嘻嘻的向子玉作了一个揖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！你瞒着我们定得好情！”子玉只当说他定亲，倒害臊起来。文泽道：“定得什么情？”南湘道：“前日我在度香处，他说有个叫杜玉侬，是古往今来第一个名旦，被庾香独占去了。他们还在怡园唱了一出《定情》。”文泽道：“哪个叫杜玉侬？我们怎么总没有见过？”南湘道：“好得很！据度香、静宜品题，似乎在宝珠之上，我却不认得。庾香今日何不同我们去赏鉴赏鉴？”子玉听了，才知不是问他定亲，然却是初出茅庐，不比他们舞席歌场闹惯的了，却臊得回答不出了。文泽再三盘问，只得答道：“这玉

依就是琴言，你们也都见过的。”文泽道：“真冤枉杀人！我们不要说没有见过，连这名字都没有听说过。”子玉道：“怎么冤枉你们？难道正月初六在姑苏会馆唱《惊梦》那个小旦，你们忘了不成？”文泽想了一会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！这么样你更该罚。那一天你们四目相窥，两心相照，人人都看得出来。我问你，你还抵赖说认都不认得，如此欺人！今日没有别的，快同我们去。难道如今还能说不认得么？”南湘大笑道：“认得个相公，也不算什么对人不住的事情。庾香真有深闺处女屏角窥人之态，今日看你怎样支吾！快去，快去！今日就在他那里吃饭。”子玉被他们这一顿说笑，就想剖白也剖白不来，只觉羞羞涩涩的说道：“凭你们怎样说罢，我是没有的。我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。”南湘道：“你又撒谎。”文泽道：“若是那一个，我倒打听了，只知道他叫琴官，是曹长庆新买的徒弟，住在樱桃巷秋水堂。”南湘道：“走罢！”即叫龙儿吩咐外面套车子。子玉道：“我是不去。”南湘道：“好好，有了心上人，连朋友都不要了，你是要一人独乐的！”便拉了子玉上车，一径往樱桃巷琴言处来。

文泽的跟班进去一问，琴言不在家，听得里头说道：“就是刘大人带到春喜园去了。”文泽一个没趣，子玉倒觉喜欢，南湘道：“哪里去？我还没有吃饭。对门不是妙香堂素兰家么？咱们就找香晚去。”文泽道：“只怕也未必在家。”叫人去问一问，素兰却好在家。里头有人出来请了进去，到客厅坐下，送了茶。文泽问子玉道：“香晚你见过没有？”子玉道：“没有。”南湘道：“此君丰韵足并袁、苏，为梨园三鼎足。”不多一会，素兰出来与南湘、文泽见了，又与子玉相见。

素兰把子玉细细打量了一番，问文泽道：“这位可姓梅？”文泽向子玉道：“又对出谎来了。你方才说不认识他，他怎么又认识你呢？”子玉真不明白，恰难分辩，倒是素兰道：“认是并不认得，被我一猜就猜着了。”南湘道：“我恰不信，哪里有猜得这么准？你若是猜得着他的名字，就算你是神仙。”素兰道：“他的名字有个玉字，号叫庾香，可是不是的？”南湘、文泽大笑道：“这却叫我们试出来了，还赖说不认识。我们当庾香是个至诚人，谁知他到善于撒谎！”说得子玉两颊微红，这个委屈无人可诉。细看素兰的面貌，与自己觉有些相像，恐怕被南湘、文泽看出说笑，他便走开去看旁边字画。南湘对文泽道：“你可看得出香畹像谁？”文泽道：“像庾香。我第一回见庾香，我就要说他，因为他面嫩，所以没说出来。”子玉权当不听见，由他们议论。素兰道：“你们不要糟蹋他，怎么将我比他？”说罢拉了子玉，过来到这边坐下。南湘道：“我们还没有吃饭，你快拿饭来。”素兰即吩咐厨房备饭。

子玉虽见过素兰的《舞盘》，那日为了琴言，恰未留心。今见素兰秀若芝兰，秾如桃李，极清中恰生出极艳来。年纪是十七岁，穿一件莲花色绉绸棉袄，星眸低敛，香辅微开，真令人消魂荡魄，便暗暗十分赞叹：“也不在琴言、宝珠之下，只不知性情脾气怎样？”外面已送进酒肴来，三人也不推让，随意坐了。素兰斟酒谓子玉道：“你是头一回来，须先敬你。”子玉接了；随又与南湘、文泽斟了。文泽问道：“你今日倒不上戏园子去？”素兰道：“今日没有我的戏，可以不去。”

子玉见了素兰，也是幽闲贞静一派，心里就契重他。素

兰一抬头，见子玉只管偷看他，不觉一笑，便有一种幽情艳思摇漾出来。子玉把眼一低，文泽笑道：“同了庾香出来，我们有多少算不来处！”子玉不解，文泽笑道：“有了你，譬如逛灯那一天，车中的少妇，只爱你，不爱看我们了，不是算不来么？”说得子玉涨红了脸，道：“我倒不晓得爱什么。”素兰对着南湘道：“我最爱你题我的画兰那首《木兰花慢》词。”南湘道：“你填的词，近来也好得多了。”

素兰忽然怔怔的看着子玉，若有所思，被文泽瞧破，便谓素兰道：“你爱他么？”素兰又一笑。子玉便不好意思，倒坐立不安起来。素兰对子玉道：“你今日可曾看你的相好？”子玉摸不着是谁，便道：“你说哪一个？”素兰道：“我只知道你这一个，不知道还有几个。”子玉益发不解；南湘、文泽也猜不出来，都问道：“你说他的相好是谁？”素兰道：“他的相好，倒是天天到我这里来，就住在对门。你怎么过门不入？快去请了他来。”子玉方悟出是琴言。心里想道：“怎么他们都会知道了？”文泽道：“何如？连庾香的相好他都知道，可见你们交情很深！”南湘道：“我们先到对门，琴言不在家，方到这里来。”素兰道：“原来因他不在家，你们才过来。”子玉听了，心上恰有些过意不去，正要开口，文泽接着道：“我们从那一头来，先过他门口，自然要先问一声再过来，也是由近而远，一定的道理。”

素兰道：“不怪你们，也不必圆转。我告诉你们实话罢，我与庾香恰并无一面之识，都是玉侬告诉我的。这玉侬本来与我说得来，从正月初七日起，至今便天天过来与我长谈，甚为莫逆。近来往往叫我的号，便叫错了，叫我庾香！”子玉一听，已想着琴言的意思，便觉一阵心酸，凝神敛气的等

远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素兰说下来。文泽指着子玉道：“他便叫庾香，怎么琴言叫起你庾香来？”南湘道：“这还要问？这个缘故你还猜不出来？”文泽也不开口。再听素兰道：“我哪里晓得他叫庾香？起初也不在意，后来常听他叫错，便盘问他，他不肯说。有一日瑶卿在此，我与他说起来，瑶卿便把你们的情节说了一个透彻。玉依以后自己也说出来，道我有些像你，见我如见你一样，所以时常到我这里来，并不是与我真心相好，不过借我作幅画图小影，你道这情深不深？人家费了这片心，难得你今日来，我所以替他明白明白，教你知道，不教他白费了这片心。”

子玉听了，便如哑子吃黄连，说不出苦来，两眼眶的酸眼泪，只好望肚子里咽。文泽、南湘连连点头道：“这真难得！”文泽又道：“玉依于庾香的情可为二十四分了，不知庾香与玉依的情怎么？你可知道？”素兰道：“怎么不知道？也是瑶卿说的。”又将徐子云将假琴言试子玉的情节说了一番，听得南湘、文泽笑了又赞、赞了又笑。子玉十分难受，只得说道：“些须小事，一经人道，便添出无数枝叶来了。”当下素兰又遣人去问琴言，尚未回来。

吃过饭，讲了些闲话，子玉便要素兰写的字。素兰道：“现成的却没有。”说罢便往里面走，不多一会，拿出一柄湘妃竹纸扇，双手呈上道：“这是方才写的，权且奉赠，只是不好，看得不得。”子玉看时，铁画银钩，珠圆玉润，盎然古秀可爱，图章亦古雅。子玉作了一揖谢了。谈谈讲讲，已是申末时候，子玉要回，南湘、文泽也就同了出来。素兰送至大门，各人上车不题。

却说孙亮功回去与陆夫人商量，要将大女儿许与元茂，

陆夫人冷笑了几声，不发一言。亮功不敢再说，然主意已定，明日去托王文辉为媒。文辉踌躇了半天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个白人儿，怎好嫁人？”因又想道：“那李元茂也不是个佳婿，呆头呆脑的。那一天作个揖，就将我的帽子碰歪。只好娶这样媳妇！”便应允了。为这件事，特到士燮处来，将亮功之意达之士燮。士燮大喜，就请了聘才、元茂出来。聘才自然一口赞成，元茂十分畅满。士燮就与元茂代写了求允帖，交与文辉，于初六日过了礼帖。这是千里姻缘，百年前定。李元茂这个呆子，巴不得明日就赘了过去，才可免指头儿告了消乏。

初十日，仲清、王恂绝早过来送行。梅学士行李一切早已收拾停妥，已于初九日打发家人押了出城。是日，亲友拥挤不开，时候尚早，仲清、王恂先在书房，与子玉、元茂等候。仲清便对元茂道了喜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！你今日真得了一个雪美人！你从前不是有句诗，是‘白人双目近’么？如今倒成了诗讖了！”元茂不解，颇自得意。少顷，士燮送了客出去，便叫出子玉来教训了一番，又叮嘱了元茂、聘才几句，然后与夫人别了，即上车起程。颜仲清、王恂、魏聘才、李元茂一起，随后颜夫人领着子玉并有些仆妇、丫环一群的车，也送出城来。城外是王文辉、孙亮功等十几个同年至好，一齐在旗亭饯别。士燮盘桓了一会，文辉等进城。天色不早，颜夫人也只得带了仆妇、丫环，洒泪先回。子玉、仲清、聘才、元茂与些家人们，随到店中，住了一夜，明日叩别。士燮又勉励了子玉几句，子玉也只得同仲清等哭泣而回。且按下不题。

那日，徐子云也在旗亭送行回来，且不进宅，一径到愿

园，即到次贤屋里，始知次贤在桃花坞赏桃花，还有宝珠、漱芳两个。子云就到桃花坞来。虽是自己园中，也不能天天游览，数日之间，已见桃花开满，灿若晴霞，映着一水盈盈，草茵如绣，真觉春光已满。走进了第三重，始见曲榭之中，次贤与宝珠、漱芳在那里喝酒。见了子云，宝珠、漱芳已迎上来，次贤也笑面相迎。子云笑道：“静宜，今日竟偏我独乐了。”次贤道：“我知道你今日早回，先已虚左而待。”漱芳道：“你不见摆了四个座儿么？”子云即在次贤对面坐了。次贤问道：“今日送行的人多么？”子云道：“人倒不少。庾香、剑潭送到前站旅店去了，要明日才回。”即指着宝珠笑道：“惟有他们同队中，不见有一个人在那里送行，只怕这位老先生，生平也没有叫过他们。”宝珠道：“这位梅大人，每逢戏酒时，我们也伺候过几回。人倒谦雅的，就总没有赏过一句话儿，倒不料他生出那么一个风流的公子。这梅庾香，前日竟在香碗处吃饭，还到玉依处，没有遇见。据香碗说，他待玉依的情分，竟是有一无二的。”子云道：“你怎么知道他去找玉依的？是他一人去的么？”宝珠道：“是香碗对我讲的。他恰与竹君、前舟二人同去，香碗还送了他一柄扇子。他们倒也合式了。”次贤道：“我看前日庾香、玉依二人，真可谓用志不纷，乃疑于神。这两人既相得了，将来必找出多少苦恼的事情来。你们慢慢的看着他们罢！”当下这四人喝了一会酒，看了一会花。

次贤对宝珠道：“度香所刻那十六个酒令，你们看见没有？”宝珠道：“怎么没有看见！”子云道：“你们今日，何不也照这令行几个出来，也见见你们的心思？”宝珠尚未回答，漱芳道：“这个我们只怕行不来。一来心思欠灵，二来这唐

诗与《诗经》也不甚熟，哪里能说得这样凑拍。除非在家里把几种书翻出来，拣对路的一个个凑，才凑得成呢！”宝珠道：“我们真自惭愧！这些姑娘们也与我们差不多年纪，怎么他们就有这样慧心香口，我们就这样笨？”子云道：“你们今日试行一行，包管你们行得好。”便叫拿副骰子来，家人便去取了副骰子，放在盒里，送到席上。

子云便叫宝珠先掷，宝珠尚推诿不肯，经子云、次贤逼住了，只得说道：“何苦要我们做笑话！我非但别样记不清，连这曲牌名也记得有限。或者庾香还能，我是定说得不好的。”只得掷起来。掷了好几掷，掷着了一个色样名为“绿暗红稀”，便呆呆的想来。想了一会，不得主意，便道：“这不是寻烦恼么？”漱芳道：“我且掷着色样再想。”他也掷了好几掷，掷着了“苏秦背剑”，便道：“这更难了。”忽见宝珠问次贤道：“《诗经》上有一句什么‘永叹’？我记不真。”次贤道：“每有良朋，况也永叹。”宝珠道：“有是有了一个，只就是不甚好。”子云道：“你且说来。”宝珠念道：

绿暗红稀，梦好更寻难，你晚妆楼上杏花残。懒画眉，况也永叹。

次贤、子云赞道：“说得很好。第一个就这么通，真是难得！就这《诗经》一句，稍差了些，然而也还说的过。”宝珠道：“这《诗经》实在难于凑拍，又要依这个韵，觉得更难了。”漱芳道：“我想的更不好。《诗经》上不是有一句‘莫我肯顾’么？”子云道：“有，你快说。”漱芳要念时，重又顿住，觉有些羞涩，次贤又催，只得念道：

苏秦背剑，北阙休上书，误你玉堂金马三学士。不是路，莫我肯顾。

子云道：“这个说得甚好，竟句句凑拍。”次贤道：“倒实在难为他。”宝珠道：“他的比我好，不比我的杂凑。”便觉两颊微红，大有愧色。子云安慰道：“你的也好，不过你的题目宽泛些，难于贴切。他这‘苏秦背剑’的题目就好，所以比你的容易见长。”宝珠得了这一番宽慰，稍为意解。便又掷了一个“紫燕穿帘”，便道：“这个题目倒好。”便细细的想；想了好一会，问子云道：“我记得有‘绣窗愁未眠’，这一句是诗还是词？”子云道：“是韩偓的诗。”宝珠道：“这个略好些儿。”便念道：

紫燕穿帘，绣窗愁未眠，慢俄延，投至到栊门前
面。四边静，爱而不见。

子云等大赞。漱芳道：“你们知道他这‘四边静，爱而不见’是说什么？”次贤笑道：“大有春恨怀人之致！”子云也笑。漱芳笑道：“不是，他昨日飞去一个秦吉了。我昨日到他那里去，正遇着他急急的跑出房来，四下张看，问我道：‘你看见没有？’他方才说的倒像那昨日的神气。”宝珠也笑道：“今日他又回来了。”

漱芳又掷，掷了一个“花开蝶满枝”。漱芳想了一会，说道：

花开蝶满枝，是妾断肠时，我是散相思的五瘟使。
蝶恋花，春日迟迟。

次贤等大赞道：“这个更好！”宝珠道：“他总比我的说得好，我今日的两个都不及他。”他便又掷了一个“打破锦屏风”。便道：“这个题目恰好，然难也难极了，须要在‘打破’两字上头着想。若得凑成了，倒是个好令。”漱芳道：“这个难，教我就凑不成，只怕那句《诗经》，就不容易。”

宝珠怔怔的想，想着了唐诗，又凑不上《西厢》，想到了《西厢》，又凑不上《诗经》，好不着急。想了好一会，问道：“《诗经》上不是有一句‘何以穿我墉’么？”次贤道：“妙极了！这一句已经稳妥，中间凑得连络就好了。”宝珠面有喜色，欣欣的念道：

打破锦屏风，暮色满房栊，吉丁当敲响帘栊。月儿高，何以穿我墉？

子云等大赞。子云道：“这个实在妙极了！就在那十六令中，也是上等。我们恭贺三杯！”宝珠始为解颜欢喜。漱芳心里又着急起来，恐怕再行，不能及他，便道：“算了罢，实在费心得很，我不掷了。”子云道：“这令原也费心，但只五个。他得了三个，你才两个，你再掷一个罢。”漱芳道：“适或色样重了呢？”次贤道：“重了不算，须要不重的才有趣。”漱芳不得已，掷了好几个重叠色样，然后才掷出一个“楚汉争锋”，便道：“掷了这个，就算完结了。”子云应允，漱芳便构思起来，一人独自走到桃花丛中去了。子云等也到花丛中游玩。漱芳道：“我想倒想着了一个，就是唐诗这一句还有些牵强。若除了这一句，我又找不出第二句来，只好将就些罢。”便念道：

楚汉争锋，君王自神武，你助神威擂三通鼓。急三枪，百夫之御。

大家赞好。子云道：“今日又得了六个，共有二十二个了，将来能凑成一百个就好了。”次贤道：“一百个是不能，况且骨牌名没有这许多，曲牌名是尽够。不如去了这骨牌名，换个别样，或者凑得成百数。若用骨牌名，可用的也不过五六十个，内中有几个有趣的，偏掷

不着，如‘公领孙’、‘钟馗抹额’、‘贪花不满三十’、‘秃爪龙’等类，凑起来必有妙语。就是限定《西厢》也窄一点儿，不如用曲文一句就宽了。惟有那‘推倒油瓶盖’一个难些。”子云道：“《诗经》上‘瓶之罄矣’好用，曲牌名用《油葫芦》。”次贤道：“《西厢》呢，用哪一句？”子云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《西厢》上可用的，恰又不是这个韵。”

四人在花下坐了。子云问起琴言今日何以不来，宝珠道：“今日他又替我到堂会里去了。他就有一样好处，他唱戏时，并不很留心关目，他那丰韵生得好，就将他自己的神情，行乎所当行，倒比那戏文上的老关目还好些。所以才有人说他生疏，也有说他神妙。”子云笑道：“以后梅庾香大约非玉侬之戏不看，非玉侬之酒不喝的了。”

漱芳笑道：“玉侬的行事，还没媚香的奇。近来闻他天天到宏济寺去一回，有个什么田湘帆，也是个风流名士，闹到不堪，后来见了媚香的戏，便天天跟着他的车，他往东就往东，他往西就往西，跟了整个月。媚香怜念他，与他一谈，倒谈成了知己。如今是莫逆得很，不可一日不见。”次贤笑道：“有这等事？我看媚香真算个‘鹣伶渌老不寻常’，竟有人笼络得住他么？这人必是不凡。”正说得高兴时，忽子云的家人上前说有客来拜，子云便冠服出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魏聘才新进华府 梅子玉初访杜琴言

话说前回书中，梅士燮赴任之后，一切家事，内而颜夫人掌管，外而许顺经理，井井有条。子玉仍系读书，经籍之外，研磨诸子百家。到花晨月夕，则有二三知己，明窗净几，共事笔砚，或把酒清谈，或题诗分韵。所来往者，刘文泽、颜仲清等为最密；而怡园徐度香，一月间亦过访几次，或遇或不遇。盖度香局面阔大，现处福地，为富贵神仙，所以干谒者纷纷而来，应酬甚繁；即遇无事清闲之日，又须为诸花物色，茶蘼石叶之香，鹿锦凤绫之艳；虽倾倒一时，然较之小楼深处修竹一坪，纸帐开时梅花数点，反逊子玉、竹君等之清闲自在也。

却说魏聘才，其人在不粗不细之间，西流东列，风雅丛中，究非知己，繁华门下，尽可帮闲。目下与李元茂同住梅宅，一无所事，唯有出外闲游。而元茂又另是一种呆头呆脑的脾气，与之长处，实属可厌。聘才思量道：“我进京来，本欲图些名利，今在京数月，一事无成。且梅老伯又到江西去了，要两三年才回。王老伯终是大模大样，绝无一点关切心肠。长安虽好，非久恋之乡，不如自己弄得一居停主人，或可附翼攀鳞，弄些好处出来，亦未可定。我想富三爷交游最阔，求他觅一机会，不甚为难。”主意定了，就坐车进城，来到金牌楼富宅。先着小使到门上一问，聘才听说三爷不在家，在

对门贵大爷处打牌。小使出来，聘才说：“贵大爷我去年却拜过他，未曾见着，今日正好拜他。”即到对门来，传进片子，听得里面叫请，开了两扇中门。聘才进去，却是小小一个院落，只见贵大爷从正厅上走出来，迎上前，与聘才拉了手，让聘才进屋内炕上坐。聘才道：“兄弟来过几次，总值大爷出门，偏偏遇不着。”贵大爷道：“兄弟差使忙，轻易不出城。倒常想同富三爷出城，找吾兄逛一天，不是他没有空，就是我有事。再停两天就好了。”又讲了些闲话。

聘才留心屋内，却也收拾干净，一并是三间，东边隔去了一间做书房。院子内东边是粉墙，西边一个月亮门，内有一扇屏风挡住，想必是内屋了。只见炕上挂一幅蓝地白字的回文诗句，一幅冷金笺对子，是户部总理写的。两旁是八张方椅。东边摆一书桌，一盆小小盆景。一面是几张方机。聘才正要开口，贵大爷道：“富三哥在此打牌，就在那屋子里，咱们那边坐罢。”就让聘才进去。走到书房门口，有一小厮揭起了一个香色布帘。聘才跨将进去，只见富三将牌望桌上一放，打了一个呵欠，伸了一伸腰，见了聘才，便站了起来，笑嘻嘻的道：“久不见了，好啊？”聘才拉个手，见屋里尚有两人，一人面南，一人面北。那面南的即起身照应，那面北的，便似照应不照应的，略把身子松一松，就坐了，仍看着手中的牌。

聘才看那上首一位的相貌，一脸酒肉气，两撇黄须，一双蛇眼，衣帽虽新，不合官样，约有四十四、五岁。下首一位已有五十余岁，是个近视眼，戴了眼镜，

身上也是一身新衣。聘才便问道：“这两位没有请教贵姓。”那上首的即答道：“姓杨，我是这里的街坊。”又问那位老年的，老年的慢慢的答道：“我姓阎。”贵大爷道：“这位阎简安先生，是华府中的师爷。那一位是精于地理的，又是富三哥的干兄弟，就在东胡同那大宅子里，号梅窗，行八。”说罢，小厮移了一张凳子，就放在富三上首，大家坐了。

富三道：“你好啊！你在城外天天的乐，你也不来瞧瞧哥哥。你知道哥哥惦记你，你不惦记我？我找你两三回，你躲着不出来。你天天儿瞧戏好乐啊！”聘才笑道：“哪里的话，哪一天不想着三爷！因梅老伯到江西去了，一切家事是托兄弟照应的，所以事情多一点儿。”那姓杨的便问聘才道：“足下在梅大人宅里？”聘才道：“是。”因问道：“认得梅宅么？”那人道：“怎么不认得？他们莹地的树还是我种的呢。”贵大爷道：“这杨老八的风水是高明的，我们内城多半是请他瞧的。”聘才便又拉拢起来。只有那个阎简安是冷冰冰的，只与富、贵两人讲话。富三爷道：“歇了罢，这牌打得闷人，就是我输了。算帐罢！”阎简安便道：“怎么就歇？方才打了两转。”梅窗道：“算了，不用来了。”于是大家起身散坐，点筹马，是阎、富两人输了。聘才道：“倒是我吵散了。”富三一手捶着腰道：“我本来不喜欢这个，输了钱还惹闷。”阎简安道：“可不是。”杨梅窗笑道：“谁叫你们打得这么灿头，将牌都乱发的，不输你输谁！”阎简安笑道：“你好，我瞧见你几时又赢过钱？不过会讹人就是了。只好在我与富三哥面前混滂，在贵大哥眼前就